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未收入一至九卷各集的小说,散文,诗,剧本、唱词,理论,杂著以及新发现的佚文。

部分作品曾收入《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孙犁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孙犁新诗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耕堂序跋》(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笔记》(山西人民出版社)等专集,部分作品未曾收入专集,有些旧体诗是首次收入全集。

目摇摇录

小摇摇说

孝吗？	(猿)
弃儿	(远)
一天的工作	(愿)
懒马的故事	(苑)
秋千	(怨)
女保管	
摇——平分杂记	(圆)

散摇摇文

识字班	(猿)
王福绿	
摇——人物速记	(源)
斯大林格勒	(愿)
巴库	(缘)
幼稚园	(远)

莫斯科	(远园)
列宁格勒	(远苑)
格鲁吉亚	(苑园)
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	(苑猿)
婚俗	(愿猿)
积肥和择菜	(愿苑)
村长	(怨员)

诗

我决定了	(怨苑)
冀中抗战学院校歌	(怨愿)
寄抗日时期一战友	(员园园)
海鸥	(员园圆)
燕雀篇	(员园苑)
猴戏	
摇——童年纪事	(员园圆)
蝗虫篇	
摇——童年纪事	(员园苑)
吊彭加木	(员园愿)
柳絮篇	(员园怨)
一朵小花	(员一苑)
印象	(员一圆)
灵魂的拯救	(员一苑)
希望	

摇——七十自寿	(灵猿)
窗口	(灵猿)
眼睛	(灵斑)
老树	(灵怨)
作家之死	(灵猿)
童年	(灵苑)
海边	(灵景)
天使	(灵缘)
海葵赋	(灵怨)
无题(箕山倚杖待日出)	(灵园)
无题(曾在青岛因病居)	(灵景)
自嘲	(灵园)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晨承光殿看玉佛	(灵猿)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访陈乔	(灵猿)
悼内子	(灵缘)
题陈毅同志诗册	(灵斑)
无题(又是春天到)	(灵苑)
生辰自述	(灵愿)
甲虫	(圆园)
赠鲍晶	(圆源)
赠杨栋	(圆缘)
赠向丽	(圆斑)
赠小珍	(圆苑)

赠鉴雪	《国魂》
-----------	------

剧本摇唱词

顿足(独幕剧)	《国魂》
---------------	------

比武从军(梆子戏或二簧)	《国魂》
--------------------	------

莲花淀	《国魂》
-----------	------

“七七”画十景	《国魂》
---------------	------

民兵参战平汉线(鼓词)	《国魂》
-------------------	------

翻身十二唱并后记	《国魂》
----------------	------

理摇摇论

现实主义文学论	《国魂》
---------------	------

战斗文艺的形式论	《国魂》
----------------	------

写作问题手记	《国魂》
--------------	------

连队通讯写作课本	《国魂》
----------------	------

壮健性

摇——纪念高尔基	《国魂》
----------------	------

观察和思维

摇——摘自《从王隼闻的长篇〈平原上〉

摇摇摇引起的二三问题》	《国魂》
-------------------	------

新人物·感情·气氛	《国魂》
-----------------	------

谈谈写作问题	《国魂》
--------------	------

写作指南	《国魂》
------------	------

解放区作品里的现实主义	猿园
答《文艺学习》编辑部问	猿缘
在一次《红楼梦》座谈会上的发言	猿愿
新的里程	
摇——纪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 摇摇摇学习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文件	猿猿
谈《海鸥》	猿员

杂摇摇摇著

晋察冀边区村剧团的组织、工作和特点	猿猿
《鲁迅、鲁迅的故事》后记	猿怨
检查自己	猿圆
加强文艺的武装力量	猿源
诗言志	猿远
战争和田园	猿愿
朗诵	猿园
谈乡村文艺工作	
摇（在蠡县小学教员训练班的讲话）	猿园
反对美国军事援蒋	猿缘
《平原杂志》征稿简约	猿苑
《平原杂志》征稿启事	猿愿
《平原杂志》为组织读者小组启事	猿怨
介绍《夫妻识字》	猿圆
介绍《卫生组长》	猿员

怎样认识美国	《平原》
《平原杂志》第一期编辑后记	《平原》
《平原杂志》第二期编辑后记	《平原》
《平原杂志》第三期编辑后记	《平原》
祝冀中文协成立	《平原》
向英雄的民兵们致敬	《平原》
谈“就地停战”	《平原》
对《一篇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报告》的检讨	《平原》
祝一九五一年的创作	《平原》
近刊简述	《平原》
要更进一步揭露胡风	《平原》
《白洋淀纪事》再版附记	《平原》
旧篇新缀序	《平原》
《文学短论》新版后记	《平原》
《白洋淀纪事》重版后记	《平原》
我的童年	《平原》
书淮舟所拟文集目录后	《平原》
《读〈被删小记〉之余》读后附记	《平原》
我的致意	《平原》
文集自序	《平原》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建社三十周年贺词	《平原》
暑期读书漫录	《平原》
书衣文录	《平原》

小摇摇 说

孝 摇 吗？

秋影站在他母亲的床头，左手拿着一张画片，上面画着一群妖怪，用绳捆着一个妇人，那妖怪有的用那细长如针的嘴，去吸她的血液，有的用毒药注射入她的皮肤，去麻醉她的神经和细胞。那妇人的脸非常憔悴，像快死的样子。可是上面又画着一群小天使去杀那些怪物，怪物被杀死了许多。这张画片是秋影二年前的作品。

上面的妇人就是他的祖国，妖怪就是倭奴，天使便是理想的革命战士，日本吞并了朝鲜，秋影七岁上的时候，就立定了志向，要从倭奴手里夺回祖国。十岁的时候，便逃到俄国去留学，他是有意志的青年，不是轻举妄动的，他知道那时候朝鲜的灵魂，已经麻醉了，作革命运动是梦想，不过牺牲青年罢了。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他潜入本国，联合同志，努力宣传，以唤醒民众。三年的努力，经过数次的危险，才使大多的民众，跳出了梦网，一个个走向革命的道路。

全国革命党员秘密的活动，宣传工作日告成熟，预备在一九三〇年元旦，游行示威，首领便是秋影。在会场宣誓的时候，他大声说道：“我的祖国，我对你贡献了我的身体，我

为你牺牲了我的生命。”

秋影只有一个慈母，伊今年六十多岁，伊爱秋影如同珍宝，伊已经知道秋影为革命党首领，虽知道爱儿有许多危险，但她只有指导并没有阻止过。她是一位富有革命思想的老人，当她病在床上的那天，正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号，秋影心中烦闷极了，明天便要上战场，但母亲病在床上，怎能离开一步？

好似风烛的老人，早已知道此事，伊微弱地对秋影说：“影！你不要只站在我的床前，你要到外边去招待革命的战士，你知道祖国是被人压迫着，你要记得你那张画片。影儿！你便是那小天使……”伊说到这里，虽然喘得不能支持，但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光荣的微笑。

秋影的心碎了，一滴滴的眼泪，落在画片上。离开慈母去到战场，太不孝了！倘若不去指导一切，革命实在没有成功的希望了！两不相容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旋转。他只能呜咽地哭罢了。

“影儿！你去罢！去指导一切！”老人闭着眼说，“你不去吗，为我一个将死的人，而牺牲你的革命事业，你觉着有价值吗？你以为离开将死的母亲去到战场是不孝吗？错了！因为全国国民的生死，全看此次的革命成功与否，你要如此的~~不以~~全国的生命为重，那才是不孝呢！站在我的床前牺牲革命……”说到这里，口内吐出一口血来，但少息一会儿，便喘着说：“那……是孝吗？”可怜说到这里，眼里流出了两滴清泪，微怒的脸上，又布上了一层笑容。

秋影的神经已经错乱了,对于后来母亲的言语没有听到,只觑着母亲微笑的脸,也不言语,也不痛哭,只是傻笑。手内的画片,落在地下,“拍”的一声,使他的神经清醒,他才知道他的慈母已死,他恼怒极了,以为母亲的死是倭奴的罪恶,他拿起手枪走到战场。

一九三〇年

载《育德月刊》第 四卷第 四期 (一九三〇年),署名孙树勋

弃摇摇儿

北风吹到身上，好像刀刺的一般。往常的早晨，人们都正在被内酣睡，可是今天呢？经老大一喊，许多的人跑到村外去看那可怜的婴儿。

已经冻了冰的苇坑内，站满了缩头叹气的男女。一堆乱草内，放着一个破筐，筐里躺着一个不到一尺的小孩，身上满布了血痕。那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他望着天，好像说：“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一颗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

许多的人，围了这可怜的弃儿，发出了不同的言语：“这是谁家的呢？”一个老妇人这样的问了。

“谁知道！早晨老大到这里拾粪，看见了这小东西，便到村里一喊。大概是一个私生子，不然为什么放到这里呢？唉，大人无羞耻，做出那无礼法的事来，叫小孩受这不明之冤。”一个老妇人恨恨地说。

天气非常的冷，那小孩子的全身污血，冻得成了冰块。这时有几个女孩子来看，被大人骂走了。女孩子是不应该远

看这种东西的。有几个老先生正在大骂人心不古，扬言曰：“做此种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有许多深明礼教的男女，都唯唯说是。

这时王妈忽然赶来，喘着气对一位老先生说道：“老爷不好了，大少奶奶死去了！”那位老先生，正在骂得高兴，听了这话，脸色变黄，忙着家去了。大部分的人，也跟在后面，去看根由。

“什么病死的呢？”一位老者问了。

“这位大少奶奶，自从她丈夫死了，以后便常常在娘家住，昨天方才回来，一进门眼里充满了泪，听说是她娘逼迫她来的呢！”一个嘴快的妇人说。

在这天下午，便将大少奶奶埋了。究竟是什么病死的？人们还不知道。

第二天的早晨，苇坑的破筐失去了踪迹，一村的人们有趣的谈一段新闻：

“在举人家的大少奶奶，自从死了丈夫，因为是礼教之家，自然守节不嫁。贞节的匾额也挂了许多。可是不知怎么有了胎？！她娘家发觉了以后，便逼她来到这里，昨天早晨便产了下来，叫王妈妈将小孩抛到苇坑。后来被她婆母知道了，将她痛骂一顿，谁知便这样死去了。可怜伊才二十五岁！”

这一段话，全村的人，相互传说。

上帝！

您将一颗小小的种子，

播到地下，
希望他生出了嫩芽。
哪知道，
礼教之徒太残酷了！
嫩芽方出生，
便被他们惨杀。
可怜的嫩芽！
什么是私生？
什么是光明正大？
全是上帝播下的种子，
为什么杀你而存他？
嫩芽！嫩芽！
你负的使命是如何的远大？
可是被礼教之徒杀死了。
失去了一朵光明的花！
可是，嫩芽！
你不要怨恨你的慈母，
她并不忍心将你惨杀，
伊也想把你挂在胸前，
为他们——你母和那不知名的父——恋爱所开的花。
但是旧礼教将伊的本性束缚住了，
不得已踏死了你这可爱的嫩芽。
我们要杀死那些旧礼教之徒，
将旧礼教焚化。

使那可爱的有希望的嫩芽任意生长，
在这黑暗的世界里，
多开几朵光明的花！

一九三〇年

载《育德月刊》第 四卷第 五期（一九三〇年），署名孙树勋

一天的工作

—

从阜平到灵丘的路上,有一个交通站,叫口头村。这个村子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上,从这村子再爬过一条山岭,就是山西省了。在这条路上,还有长城内线的残迹,山口上,还有一个碉堡。

口头村交通站门口,摆着几十根铁条,就是火车轨,这些铁轨,要在今天送到灵丘县大高石站上去。

交通站长红眼老八,正站在铁轨旁呼喊,手里的长烟袋握得紧紧的,而那系烟袋的东西,是一条以前用来锁狗的铁链子,显得太不配合了。

有一群人聚拢来了,这是各村来的自卫队,运送铁轨的。这一群人,是一色旧法染制的蓝布短裤袄,头上有包着一块黑色布的,也有戴着白粗布叠成的孝帽的。

大家都有山西人那一副和气的脸,笑起来就更显得和气了。

红眼老八呼喊:“三个人抬一条,——两个人抬,一
天

个人预备替换，气力大小配搭一下。”

人们还都是愿意同自己村里的人一组抬，大家你喊我，我喊你，组成了十来组。这些人是从九个村子来的，近的三五里，远的有二十多里的。

十组人组成了，剩下了一个有喘气病的家伙，显然是没人愿意和他一组。

红眼老八看见那个家伙站在一边苦笑，就跑到他跟前说：“老哥，没人和你一组是便宜，回头有一个小包裹，你送走吧！”

一组组抬起铁轨走了，爬上山道……

这时，从街的东头跑来三个小孩子。

真是三个小孩子，领头的那一个也不过十六岁。他们跑过来，还都喘着气，头上冒着汗气，肩上背着粗麻绳子，手里提着一个布饭袋。

领头的那个银顺子，看见人们一组组抬着铁轨走了，他着急地向红眼老八问：“谁是交通站长？”

“我是！”

“我们也抬一根。”

“你们是哪村的？”

“潘家沟呵！”

银顺子接着说下去，他们村里离这二十多里地，昨天接到这里去的“公事”要三个人，因为村里的自卫队今天都到西边工作去了，就叫他们三个来了。他们三个，两个是青抗先，一个是儿童团，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他们出来工作